

家乡的十字路口(民谣)

史云喜

A1

也许你正在择业或在等待
也许你正在人生的路口徘徊
家乡的十字路口啊车来车往
不知道你将乘哪一班车离开

B2

小镇的马路上刚刚设了路牌
左顾右盼的眼神是亲人的期待
深情热切的表情淳朴又善良
等候的亲人多么希望你留下来

A2

小镇的街道上刚刚设了站台
上下车的乘客多是那老头老太
缓缓而过的公交车招手即停
携带行李是那鼓囊囊的蛇皮袋

B1

也许你在外创业或已发财
也许你正在返乡的街头徘徊
熟悉的十字路口啊人来人往
不知道你会不会再一次离开

副歌1

家乡的十字路口充满了关爱
为了亲人的幸福或许我还要离开
他乡的城市繁华却少了点爱
总有一天我要飞奔归来

副歌2

家乡的十字路口啊充满了期待
为了家乡的发展或许我会留下来
不管是离开，还是留下来
我都会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心怀

远去的幽芳河

金从华

故乡屋后山上有个泉眼，有拇指大的一股泉水流出，终年不枯。我的祖先便在泉眼的下面掘了一口深井，四周用鹅卵石堆砌，那水清澈见底，甘甜可口。

大人们收工回家，总是先到井边掬一捧井水喝下，顿时神清气爽，疲劳不在。小孩们放学回去也是如此，有时干脆就抓着井沿，把整个脸贴在水面，喝个痛快，不知为何那时没闹过肚子，也很少听说有人肚子疼过。

泉水从井中溢出，慢慢地汇入村口的幽芳河，这口老井也成了幽芳河的源头之一。大人们告诉我，幽芳河又流入淠河，淠河又流入淮河，淮河又流入长江，长江又流入东海，东海又汇入太平洋。幼时我和小伙伴们说，太平洋是我家的。有小小朋友不信，我据理说服，他们也觉得我说的无可挑剔，没有毛病，个个都对我投以仰慕的眼光。那时我像个儿童团长，走在村口，后面跟着一群小屁孩儿。

稍大一点，有人不能容忍太平洋是我家的，说太平洋里有黄海、南海、渤海。我说那长江是我家的。也有人不能赞成，

消逝的吆喝声

曲赣江

跨了年，望春谷的望春花开了，玉兰科独有的剔透，艳而不妖，烟一片云一片，映照半边天云霞霏蔚，气象万千，连带着百里外的边城，也散了年味径寻春光。尚未启程，复降冰雹，只好止步，堪堪刹住了奔行之心，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迹，宛若意犹未尽的省略号。

边城的巷，迥异于二十多年前的逼仄、泥泞、幽深，而今楼宇矗立，巷弄开闢，乃至陌生，恍惚间，少了些在时光深处的匠人身影，恍惚间，隐约又有一声声吆喝声，清晰在耳畔，待到侧耳仔细倾听，又没一星半点，颓然坐下，只一刻，心底那些声音却又传来，极尽清晰。

拥着条凳的是磨刀匠，一端凳面系着刀石，侧缓一箍藤水竹筒，一端系着叮叮响的钉锤铲刀，不急不躁地走在巷弄，边行边悠扬着吆喝“磨剪子嘞-钱菜刀”，听声辨人：磨字音平轻长，刀字音短促，是老师傅；磨字音平重，刀字音平长的，是新手。巷弄人家的耳朵是有记忆的，老师傅磨出的刀火候好，耐用，两三月磨一次即好；新手磨刀剪，动作快，径直铲了刀刃上的淬火层，不经用。自然，老师傅一旦把巷弄人家叫停，附近人家都会赶趟打磨一天刀具，究师傅数月才来一次。耳畔里的价，从5角听到1元、2元，渐渐消失于记忆深处。

仿若货郎前后挑着一堆嘟嘟囔囔的，是修伞匠，“修伞，换伞骨”修字仄音上扬短促，伞字平音长半拍，谋生逼切，一声声吆喝都能抓住行业的魂，亲和，和气生财。黄油纸伞的把是竹的，伞骨是竹的，伞实沉，换了杆或伞骨，一样好用。渐渐，伞骨多了，伞骨改成金属丝了，轻便，好在伞布还珍贵，换套金属伞骨就好。伞自动伞、全自动伞的出现，短期内给伞匠带来了利润，也加速了修伞匠的淡出——伞太多了，不值当。

60后70后最挥之不去的，是那伴随着拔浪鼓欢快鼓点的一声“鸡刨地黑膏袋、鸡毛鸭毛王八盖子换针头线脑，破瓷瓶子都拿来换糖吃”，或是街巷的主旋律，尤为大姑娘小媳妇和孩子门关注，既规避了囊中羞涩，又换得心中念念的针线香脂，还有孩童喜爱的面团小糖豆，无处不在彰显边城人俭约之风。

最神秘的是剃匠，一柄剃刀一根丝线，不显山露水，也不吆喝，大多是冲着养鸡养鸭人家径直而去；泥瓦匠、白铁皮子补锅匠，还有箍缸补缸的焗匠，吆喝声声，温醒了边城拐拐巷巷，烟火气息浓郁，等到物质匮乏时代的巷弄充满活力，魅力十足，撩人心魄。

舌尖上的童年

许鹏程

记忆里，儿时最大的任务就是寻找食物，最大的快乐就是获得了可以吃的东西。

初春二月，田埂上冒出了稀稀疏疏的绿色，我们的寻食之旅就开始了。“扯茅展”是初春时节孩子们最快乐的游戏。茅草的花蕾，我们这里都叫它茅展。一双双小手，从黄绿相间的田埂上，拔出一把茅展，剥开外面的绿色，白白嫩嫩的茅草花蕾就出现在充满渴望的嘴里，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一股淡淡的甜味，一股野草的清香，立刻，让孩子们脸上布满了笑容！你一棵，我一棵，吃腻了，就翻着花芽吃。连着剥四五棵，放到手心里，用干瘪的小手拍拍打打，把它压得扁扁的，这就成了茅展粑粑。吃着解馋！

直到嘴里泛清水，实在不愿吃了，一群野孩子，拿着一把把茅展，在田埂上，在长满紫云英的田里，喊着，追着，笑着，闹着，饥荒的阴影好像不见了。

阳春三月，山上布满绿了。青木苔(酸杆子)开始抽苔了。孩子们一放学，就跑到屋后小山上去，青木苔遍地都是。折上一把，撕去外皮，掐去嫩头，专吃中间一段。青木苔很酸，头儿口吃得腻才罢嘴，一会儿就适应了，不停地连着吃，直到牙齿啥也不咬不动才作罢。

四月一到，各色野果陆续登场。羊奶果(胡颓子)、大麦莓(红树莓)、小蓝莓(刺莓)、鸡屎莓(黑树莓)，酸酸甜甜，可以吃个饱。

农历六七月，暑假季节，孩子们都成了牧童，骑着牛，漫山遍野跑。“放牛哥哥等不到犁耧熟。”(野葡萄，我们都叫它犁耧)“七月毛桃八月炸，九月毛栗笑哈哈。”“远看山上一点头，放牛哥哥跑不歇。”“一点血”，那是山楂成熟了，夏秋季节，就是为孩子们准备的，这时候的山野，就是孩子们的水果园、游乐场。

十月里，寒风起。山上的吃食基本没有了。山芋地里，还可以找到灯笼果、灯笼果的外面有一层沙网一般的壳，剥了去，里面是豌豆大小的果，酸酸的，不甜，还有一股青气，味道远没有上面提到的野果香甜。冬至左右，在竹园里，或是深涧里，还可以找到冬莓(覆盆子)，酸酸甜甜的。这大概是山野一年里留给孩子们最后的美味了。

穷人的孩子早成熟，饥饿使孩子们早早就掌握了食品制作技术。我们这一代人，除了能准确的辨认山野里的吃食，也可以就地取材，制作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我给大家炫耀一下我们的烧烤技术吧。晚稻收割后，田野里到处都在烧土粪。土粪包可是孩子们最理想的烧烤场。靠着火，扒一个坑，把山芋放进去。第二天早上上学时，扒开灰堆，山芋已经透熟。外皮焦黄，内瓤又甜又香，还混合着草木香气。

寒冬腊月，一般人家的孩子都可以得到一个烘篮。这是孩子们最好的烧烤炉。

星期天，一群孩子，拎着烘篮，口袋里装着从家里偷来的玉米、黄豆，奢侈的还有粉丝、粉条，找一个避风向阳的场所，几个脑袋围在一起，一场烧烤大餐就开始了。

刚开始，烘篮里的火还很旺，只能炒黄豆。把装雪花膏的铁皮盒放到火上，铁皮盒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外面焦褐色，火烤的，里面闪亮，很干净。放上四五颗黄豆，用小木棍不停地炒，一小会，就可以闻到黄豆的香气，听到黄豆噼里啪啦的炸开声，等到黄豆焦黄色了，赶紧把小铁盒夹起来，往手心里一倒，黄豆很烫，得不不停地用两手来回翻来覆去，不烫手了，一人一颗，在手心里捏着，放到鼻尖前仔细的闻一闻，终于禁不住诱惑，往嘴里一扔，嘎吱，好香！

烘篮上已看不到明火了，可以爆玉米花啦。把一双手中的玉米粒，记住哦，等会可别漏漏哦。用小木棍将玉米粒放进烘篮里，用草灰盖上，几颗小脑袋挤在烘篮上，焦急的等着……“扑哧”，小小的一股灰尖腾起来了，玉米花爆啦，赶紧夹上来吧。“扑哧”“扑哧”玉米花不停地爆，小木棍不停地夹。“数数，都夹上来了吧？”照旧，一人一粒。

烘篮里火很小了，可以烧粉条、炸粉条了。将长长的粉丝掰成小段，捉住一端，另一端放到灰中，看到灰鼓起来，赶紧拿起来，换另一头再烧。几秒钟功夫，一根粉条就烧好了，焦焦的、香香的，放到嘴里，还没来得及尝到滋味就化了。

天要黑了，烘篮里的火也快完了，口袋里食物都进了肚子，只留下嘴角和额前的黑印……

如今，虽然近年花甲，我依然十分怀念那充满野趣的童年，怀念那久久萦绕在童年舌尖上的美味。

岁月“食”光

责任编辑：徐缓

着全班学生在幽芳河里洗澡纳凉，同学们的高兴劲至今浮现在我的眼前。大人们是不准孩子下河洗澡的，我也是和校长“交涉”半天才被同意的，而且还引起校内不小的轰动，因为有几个女生也加入了学游泳的行列，这好像超出了当时人们接受的极限。

我到行政部门工作时的办公室窗户正临着幽芳河。每天听河水的欢响，看鱼鸟的嬉戏，闲暇时在幽芳河堤上结伴漫步，柳风舞蝶，纤手弄影，幽芳河像一根玉带，把我魂牵梦绕。

幽芳河，多么诗意的名字，僻静、幽雅、馥郁、绿茵，像一个深闺处子，半遮半掩，笑不露齿。

朦胧时代约几个诗友，在我那幽芳河边的木屋，三杯两盏之后，便诞生了“幽芳河诗社”。月朦胧鸟朦胧，你朦胧我朦胧，朦胧的感觉都收集在《幽芳河诗集》里。《幽芳河诗集》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多是我们的酒后涂鸦或无病呻吟。那时我们看别人不正后，别人背后议我们神经兮兮。那时感觉朦胧很有味道，就像“石头飘在幽芳河上”，你不懂，我也不懂，别人都认为我懂，而我一直以为，我的诗你最懂。

那年秋天，一位叫桂的诗友匆匆走了，没有来得及和我说声再见，更来不及把她最后一首诗作馈赠给我。她是顺着“我家的幽芳河”走的，经淮厉江，最后圆了她“回归大海”的梦想。

桂是我幽芳河畔工作时的同事，一位活泼聪颖的才女，在省报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她竟在一篇名为《伞》的散文中表达了“回归大海”的意愿……一语成谶，文章发表后不久，她便随着她出差的车辆置身于秋日的长江中。

桂因公殉职，还没过她二十四岁的生日，我在她的灵堂上亲手写下了挽联。记得那年幽芳河边的几棵丹桂不仅开得很多，而且我怎么也闻不到花的香味，这让我纳闷了很长时间。

《又是丹桂飘香时》是我唯一写给桂诗友的一篇怀念小文，也是我在幽芳河畔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

每每推开窗户，看幽芳河碧波荡漾，对着她朗诵严阵的《长江从我窗前流过》，那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激昂啊！而今每到夜晚，关上窗户，思恋随着幽芳河流淌，又深感夜的凄凉和孤单。

幽芳河像是我手中的一支水笔，把我幼时、少时及青年时的情感轨迹，全部录入《幽芳河诗集》。而今，那些斑驳记忆已随幽芳河慢慢流进了淠河，流进了淮河，流进了长江、东海，消逝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里。

诗集翻篇了，唯有幽芳河不温不火，缓缓前流，百折不回。其实，我的梦一直遗落在幽芳河里。

幽芳河是一条温驯的河，除了夏季会有肆虐，其余多为涓涓细流，像一个老人在寻找青葱的岁月，挽留剩下的时光。而今天的幽芳河，即便夏季也没了脾气，没有再泛滥过，就连小时光脏洗澡的深潭也找不到了。幽芳河边我住过的老屋拆迁了，“幽芳河从我窗前流过”成了远去的回声，还有谁能记起那些生离死别的往事？

幽芳河，终将成为记忆中的一条河！



徐缓 摄



王宜茂

许珩 摄

放种鹅

能吃人家的麦粟。”父亲吩咐道。我拿着竹竿，应和着向田野走去。我赶着一群种鹅出去时，父亲又交代我：“记住，鹅都在下蛋，不能从高空往下赶，更不能打它们，不然就不能正常下蛋了。你明年的学费还等这小鹅卖掉才有。”我附和着，大鹅雄纠纠、气昂昂地迈开脚掌，昂首挺胸，领头走着，后面四只母鸡跟在后面，边走边热闹地交淡着什么。

我把鹅赶到大冲水田里，明镜似的薄冰覆盖在水田里。鹅们笨重的身体压在上面，脆弱的地方被鹅掌踩得“哗哗”响，有的冰面碎了，有的裂开了，水往上溢。最可爱的是鹅踏在冰面上，就像刚学滑冰的新手，东倒西歪，后来累了，通红的脚掌太滑了，索性把胸脯扑在冰面上蹲下来。它们互相交谈着，仿佛在说：“等一会吧，冰化了就行了。”

公鹅不怕滑倒，它骄傲地甩着长脖子，那冻得通红的额头，加上扁平的嘴巴，对着脆弱碎了的冰下水里的泥巴，狠狠地夹了一口，夹起了一些水草和泥巴，使劲地摆去泥巴，大声吼叫一声，仿佛在告诉同伴们，它找到吃的了。

迷醉六万情峡

王健

顺着左边的山谷通向远处的高山。

演出开始，勤劳善良的霍山人民在忙而有序地生活着、劳作着，突然日军的飞机从前面空中俯冲下来，扔下炸弹，从我头顶飞过，顿时城里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随后火光冲天，升起一阵阵硝烟，护城河的水被炸成水柱，向高空和四周抛洒着。老百姓死的死，伤的伤。一群日军开着军车，冲过城门进到城里后，疯狂地屠杀百姓。但是英勇的霍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抗，用鲜血捍卫自己的家园，终于打败了日寇，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看着眼前的实景真人电影，置身战场之中，你会忘记自己是在看电影。有几个日军(演员)端着刺刀，来到城外的山谷(观众席)，搜捕抗日勇士，小鬼子的刺刀碰到我的腿了，小鬼子太猖狂了！一股热血冲上我的脑门，我正想站起来，又退回武器，与他拼命，这个小鬼子又返回到了战场，我这才从剧中回过神来。

《大别山传奇》抗日实景剧，再现了霍山人民保家卫国与日军殊死搏斗的真实场景，传承了红色基因，重温了初心使命，观众身临其境，深受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构思实在是大太奇妙了，是六万情峡点睛之笔。

六万情峡，既能游山玩水、高空探险，又能看实景剧、陪孩子游戏，还能体验民国风情、品尝各种美食。这样的旅游胜地，谁人不爱呢？

前不久，我游了六万情侠，我被它的自然美和独特人文设计惊艳到了。

六万情峡位于六安市霍山县落儿岭镇，是集娱乐、休闲、度假、挑战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游乐场，有电影小镇、萌宠江湖、实景剧《大别山传奇》、六万峡谷四部分组成。

六万情峡，美在自然之景。天空湛蓝，众山环绕，树木茂盛，山下有奇形怪状的石头，山下有清澈见底的溪水，穿行在众山之间，乘游船或一叶小舟顺流而下，溪水或缓或急、飞瀑从天而降，水珠哗啦啦一下钻进怀里，躲藏起来，鹊桥底下你分明能够听到牛郎与织女在窃窃私语。人坐船上，船随水流，青山绿水画不断变换着，让你目不暇接，赏心悦目。那天鼓高挂的龙头亭，神奇秀美的五桂峡更是美得让你心醉。

六万情峡，美在独特的游乐项目。让你玩得惊心，玩得开心，看得舒心。不必说惊心刺激、空袭茶壶、七彩滑道；也不必说刺激的步步高升、惊险的高空滑漂和玻璃栈道、龙头凤尾的玻璃观景，单是萌宠江湖和电影小镇就让人流连忘返。

萌宠江湖是孩子们的乐园，是亲子游戏的最佳场所，园区内共设置有初入江湖、蓬菜阁、藏剑山庄、长歌门、七秀坊、天策府等六大区域，让您身在江湖乐在其中。有许多孩子们喜爱的游玩项目：滑滑梯、跷跷板、蹦床……孩子们匪红了脸，汗湿了衣，嗨疯了，这里是欢乐的海洋。

而电影小镇的民国建筑和街头表演，让你有穿越时空、回到民国之感。它以民国建筑为基调，将皖西风土人情与民国风完美融合，给予游客沉浸式的体验。走到70年代自助广场，那些文化墙、老物件，让你找到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忆苦思甜、年代记忆”的主题宣传给人印象深刻。

六万情峡，美在独具匠心的设计。真人实物现场表演的抗日实景剧《大别山传奇》，真乃神来之笔，让我叹服。

三面透光透光的阶梯剧场，座无虚席。正眼望去，前面是缩小版的霍山县城。城墙外是一条护城河，城里右边是霍山的城门楼，中间是有防御工事的战场，正前方有数间民房和碉堡。一条小道

太阳渐渐升高，没有风，地面暖了许多。旷野上，田埂边的冻土湿漉漉的，有些粘泥巴。田野里不时地传来冰融化时的“咔嚓”声，阳光透过薄冰照进水里，那水清澈见底，整个水田里一览无余。

龟泳的孩子也赶着种鹅出来了。他家的鹅身上用红色颜料涂在翅膀上着了色，怕与别人家弄到一起不认识。两家的鹅还没有走到一起，我家的大公鹅昂首宣誓，不准进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它伸长脖子摆出一副战斗的姿势，大声呼哨，拉长声音，其他几只母鸡也附和着围上来。

我们把鹅放到田里，找一处避风的田坎蹲下来，坐在枯草上。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一会儿脸晒得发烫。仰面躺在巴根草上，像睡在软绵绵的床上，浑身暖乎乎的。

田野里的一只母鹅上了埂，焦躁不安地到处寻窝下蛋。它一会儿便从田埂荒草上蹲下来，一会儿又拉着嗓门叫着往田埂另一头走去。我知道它想找一处合适的地方下蛋。我径直向它走去，快到跟前，我口里说：“蹲，蹲蹲……”，它很温顺地蹲下来，我双手托着它的胸脯，抱着往家里走去。

唐李野有诗歌云：“腊后闲行村社边，泥鹅清水真可怜。何穷散乱随青草，永日淹留在野田。”童年放种鹅的生活正是如此，它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城事·茶舍

责任编辑：宋金婷
784542876@qq.com

春日美食

吴修全

在乡下，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食，春天也不例外。故乡春天的美食是从打春这天开始的，这一天，我们这儿有打春吃南瓜的习俗。小时候，每当打春那天，母亲都会用土灶上的大铁锅煮南瓜吃。南瓜是上年秋天菜园里的收获，煮好的南瓜，因为品种的不同，或面甜或酥甜，但都带有南瓜特有的香味。

打春那天吃过香甜的南瓜后，就意味着春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农民就要展开农业生产活动了。我不知道打春吃南瓜的寓意是什么，只能自己臆想。打春时，吃着上一年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或许是提醒我们要想再次收获果实，春天就该辛勤地播种。我们只有种瓜才能得瓜，种豆才能得豆。又或者因为南瓜的“南”和“难”谐音，一年春是首，打春那天把“难”吃了，新的一年，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才能一帆风顺。

打春过后，天气渐渐变暖，到了清明前后，春天的另外一种美食隆重登场。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油菜田就像落下一片片金色的云霞。这时，我家大门前的一棵香椿树树枝头那绿油油的嫩叶比油菜田里的油菜花更能吸引人。

我的奶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裹小脚，走路干活都很不方便。每当采椿芽的时候，我都会帮忙。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一头绑一个树丫做的钩子。我灵活地用钩子钩住高枝头上的嫩枝，用力一拉，那带有油绿枝叶的嫩枝就掉到了地上。

奶奶踮脚着脚步，把香椿芽收集起来，用清水洗净，再用开水烫一下。把烫好的椿芽切成末，用盐腌一会，吃的时候再滴点香油，就成了春天一道难得的人间美味。香椿芽的木香和芝麻油的油香混合在一起，吃了唇齿留香，吃了还想吃。奶奶那时自己单过，我经常和奶奶一起吃小灶，所以有了这些口福。

香椿芽吃的是嫩和香，一旦木质化了就没有了食用价值。我的母亲平时生产、家务忙，香椿芽又老得快，母亲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用香椿芽炖鸡蛋吃。这种吃法也很美味，鸡蛋嫩滑，香椿芽嫩香，相得益彰。

记忆犹新的还有另外一道美食——荠菜饺子。那不起眼的荠菜，矮矮的棵，长着锯齿状深绿色的尖小叶，清明前后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奶奶提着竹篮，拿着小铁铲，带着我去挖荠菜。我们沐浴着春日里温暖的阳光，吹着和煦的春风，闻着油菜花香，在田间地头寻找荠菜的影子。那时是没有除草剂的，环境很好，没有污染，各种野菜也多。

不要多长时间，奶奶的竹篮就装满了，我们满载而归。我跟着奶奶，既有收获，也踏了青。回到家里，把荠菜洗干净，切碎，再加上土鸡蛋、粉丝做馅包饺子。我们都一起帮忙包。吃完一锅再下一锅，每个人都能吃几碗。荠菜不像菜园里的蔬菜，不需要我们平时辛勤打理，它是春天的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天然美味。菜园里人工种植的蔬菜，永远也吃不出荠菜那种特有的味道。

光阴荏苒，又是一年新春来。思美味，忆亲人，现在每到春天，我们都会弄些南瓜和香椿芽吃，只是荠菜在田野里已经很难再寻到它的影子了。